

一个女兵

成长的点点滴滴记录

一个社会

变革的面对面镜像

# 我是一个兵

I AM  
A SOLDIER

莫非

著



我是一个兵



I AM  
A SOLDIER

Chinese Copyright©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一个兵 / 莫非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5.8

ISBN 978-7-108-05290-2

I. ①我…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0869 号

责任编辑 黄新萍

装帧设计 朴实 张红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288千字

印 数 0.001—3,500册

定 价 45.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目 录

1 路从这里开始·····	001
女孩儿的噩梦·····	002
奚明的境遇·····	011
破碎的心·····	022
为了父亲·····	026
纺织女工·····	033
跟甄建民去当兵·····	041
解放军是所大学校·····	053
连队也需要真才实学·····	064
榜样的力量·····	077
快乐的炊事班·····	088
2 女兵啊，女兵！·····	097
党员的责任·····	098
开荒、造田·····	105
野营拉练·····	118
成长的眼泪·····	128
军队不是铁板一块·····	140
哥们儿方仲歌·····	147
又见狼牙山·····	155
政治处冰火两重天·····	163
要上大学·····	179

青春无悔	185
<b>3 特殊的“战场”</b>	<b>195</b>
军队“三产”	196
郭平山案	204
检察官也有情	215
凯旋	227
残疾车的风波	234
狭路相逢智者胜	245
久别重逢	258
智斗假“行长”	268
绝不留后患	278
有尊严地活着	286
<b>4 军人的忠诚</b>	<b>299</b>
不能支取的存款	300
破解局中局	312
还款的一波三折	320
法律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	326
祸不单行	332
第一回合	337
第二回合	343
直言汇报	352
夜色中的较量	355
不放弃任何努力	368
真相	374
<b>结束语</b>	<b>379</b>

# 1

## 路从这里开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奚晓永远的一个梦魇：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踏上一脚，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这是“文革”中的一代人都会忘记的一段历史。奚晓在黑暗中眺望，又在等待中彷徨，探寻着自己人生的彼岸……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当她意外地成为一名解放军女战士的时候，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她选择了勇敢面对困难，学会在逆境中忍耐、生存和勇往直前，是军队赋予了她成长的力量、热情和理想。

## 女孩儿的噩梦

公元 1966 年，在中国，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一辆黑色苏式伏尔加轿车在平原省省会永定市通往滨海市的公路上颠簸前行，后座车位上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清秀、白皙而又稚嫩的脸上满是忧愁和疑惑，期盼中夹杂着不安，她紧紧地抓住座椅后背的扶手，迷茫的双眼注视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树干和荒芜的田野。

小姑娘名叫奚晓，爸爸妈妈习惯叫她“晓晓”。

几天前奚晓还是一个阳光纯净而又无忧无虑的女孩儿，和省府大院的很多孩子一样，她被卷入了一场“红色”的风暴之中。奚晓非常亢奋，她和伙伴们或追逐着满大街举着旗帜和标语游行的队伍，或到学校、工厂、机关的墙外观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甚至登上火车，肆无忌惮地满世界游山玩水“大串联”……没有了学校和老师的管束，她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

然而，只一夜之间，奚晓便堕入了万丈深渊。

爸爸妈妈不知为什么已经好多天不回家了，房间里，没有了爸爸熟悉的身影和声音，也听不到妈妈匆匆的脚步声，奚晓和奚海姐弟俩都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恐惧，不到 10 岁的奚海老是不停地问奚晓：

“姐，咱爸咱妈怎么还不回家来呢？”

“不知道……”

一连几天的阴雪，奚晓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小雪像棉絮一样无声地飘啊飘的，她的心空空的，比这个阴冷的天还要冰凉。

没有了爸爸妈妈的下落，她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原本

和蔼可亲的叔叔、阿姨以及楼道里的邻居都变得很奇怪，有的拒她千里之外；有的明明走到她面前却装作没看见；有的对她指指点点；还有的见到她和弟弟就像避瘟疫一样落荒而逃……从人们冷漠的眼神里，奚晓第一次感到了世态的炎凉。

就在此时，奚晓的爸爸妈妈正在经受着她做梦也想不到的灾难。

奚明——奚晓的父亲、师苓——奚晓的妈妈，夫妻二人先后被造反派关进了被称为“牛棚”的地方，失去了自由。这种“牛棚”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很多，凡被关在那个地方的人，无一例外地被称为“黑帮”“走资派”或“牛鬼蛇神”，成为人民的敌人。

奚明和师苓自然不知道自己如何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他们原本为了国家和人民出生入死，现在却被“人民”无情地专政了。更可怕的，是人民的敌人就必然受到游街、体罚、专政、批斗，夫妻二人历尽折磨，受尽了侮辱。奚明右侧的脸肿得像发起的面包，师苓一头秀发被剪掉……肉体上的伤痕他们似乎可以忍受，而精神上的摧残，却几乎完全击倒了他们。他们始终无法承认自己背叛了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无法反对比生命还重要的党组织，也从来没有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民为敌。

奚明和师苓被关在不同的城市，彼此见不到面，但是都不约而同地在默默惦记着家中一双幼小的儿女，姐弟俩饿着没有？受惊吓了吗？他们是怎么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的？

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天刚刚亮，奚晓被急促的砸门声惊醒。奚海吓得连忙躲在姐姐的身后，惊恐地望着“咚咚”响着的门，一声不敢吭，奚晓壮着胆子问：“谁呀？”一边迅速穿上外衣将门打开。

一群人拥进他们家，为首的人她很熟悉，是经常给家里送报纸



的一个叔叔，“都仔细点啊！”那个叔叔指挥着，一群人如入无人之境，立刻行动起来，“抄家”开始，箱子、抽屉、衣柜，甚至床铺上的被褥全部被检查，奚明、师苓写有字迹的那些本子、纸片全部被装到几个大文件袋里，随着“乒乒乓乓”翻箱倒柜的声响，本来整洁的家即刻一片狼藉。

奚海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得不知所措，对送报纸的叔叔求助似的问道：

“叔叔，我爸爸呢？”

那个“叔叔”冷冷笑道：

“不要叫我叔叔，知道吗？”

奚晓百思不解，问：

“叔叔，我爸爸在哪儿？”

“听好了，不许叫我叔叔！”那人用手指着奚晓道，并不回答她的问题。

一个时辰的工夫，“抄家”完毕，一群人扬长而去。奚晓和弟弟惊魂未定，看着那些人离去，奚晓浑身止不住地发抖，眼泪滴了下来，对弟弟说：

“小海，爸爸妈妈肯定是被关起来了。”

“是关进牛棚了吗？”奚海知道那种地方，也看到过在牛棚关着的“坏人”。

“嗯，”奚晓擦擦滴下的泪水，自言自语地说，“我不信爸爸妈妈是坏人。”

“咱们怎么办呢？我想妈妈，妈妈……”奚海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小海，别哭了，姐姐明天去打听爸爸妈妈的下落。”

第二天一早，奚晓拉着奚海去机关找爸爸，她想起了苑叔叔，

苑叔叔是爸爸的秘书，经常跟随在他身边。秘书名叫苑动力，他中等个，方脸盘，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和蔼可亲又有礼貌，是奚晓最尊重也是最熟悉的人了……

可是，一连几次，苑动力都不冷不热地对姐弟俩说：

“回去吧，回家等吧。”

奚晓感到苑叔叔其实是知道爸爸的下落的，她清楚地记得，前一段时间苑叔叔曾对妈妈说过，爸爸很好，身体不错，还神秘地小声告诉奚晓说：

“晓晓，你爸爸是个坚定的革命派。”

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说了呢？苑动力冷冷的态度，令奚晓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可问题出在哪儿，又说不清楚。

晚上，奚晓对弟弟说：

“我再找别人打听，一定能找到爸爸。”

“你找谁打听？”

“找莉莉问，你知道吧？她爸爸早就关进牛棚了，省委大院有几个牛棚？我觉得爸爸被打成了黑帮，可能和莉莉她爸爸关在一起。”

“姐，我也和你一起去。”在奚海的心中，姐姐高大又勇敢，她已经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了。

王莉莉同奚晓都住在省府大院，二人不仅是闺蜜，还是同班同学。莉莉的爸爸被关进牛棚那天，她曾经哭丧着脸对奚晓说：

“晓晓，我爸爸被关牛棚了，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奚晓大吃一惊，“你说什么？”她想起莉莉的爸爸是那样和蔼可亲的一个人，立刻问道，“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是呀，我也这样问过爸爸，可是他说，如果爸爸真成了坏人，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说？”

“我说，不知道。”

“你爸爸为什么这样问你？”

“你猜我爸爸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如果革命群众说爸爸是走资派，是坏人，你不要学爸爸，你要做红色的接班人。”

奚晓清楚地记得，莉莉说这些话时，眼里满是困惑和悲哀。

夜深人静的时候，奚晓壮着胆儿蹑手蹑脚地来到莉莉的家，她轻轻地敲敲门，莉莉的妈妈把门拉开一条缝，在门打开的一瞬间，她呆了。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把将奚晓拉进房间，急切地问道：

“晓晓，你爸爸妈妈还好吧？”莉莉妈妈问，她是省府某局的俄语翻译。

“阿姨……”备受爸爸妈妈宠爱的奚晓只叫了一声，就委屈地哭了起来，她毕竟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咳，”莉莉妈妈揽过奚晓，长长叹了口气，“晓晓，别哭了，我都听说了，快告诉阿姨，他们怎么样啦？”

“我爸爸妈妈好多天都没有回家了，今天家也被抄了。”

莉莉闻声跑过来，看着满脸泪痕的奚晓连忙拉住她的手，安慰着：

“晓晓，哭有什么用？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关在哪里吗？”

“不知道，我就是想问问阿姨，王叔叔关在什么地方？”

“他关在省委大院最后面的仓库，你要干嘛？”莉莉抢着说。

“我要去找他们。”

“不行啊，孩子，那地方是不许随便去的，有人站岗。”莉莉妈妈摇摇头，沉思了一会儿，对莉莉说：

“莉莉，你明天带晓晓去关你爸爸的地方，他们每天上午都要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下午在院子里劳动，看看有没有奚伯伯他们。”

“好，放心，晓晓，咱们一定能找到奚伯伯。”

“谢谢阿姨。”几天来，奚晓头一次有了一丝丝的慰藉。

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省委大院神秘而又庄严。那是一处全封闭式的建筑群，分3个大院，10个小院，建有5座3层高的楼房。据说，原来那是一座兵营，自省委从滨海市迁到这座有着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城——永定，这里就被省委占用了。大院两面临街，一面是监狱，另一面是学校，并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它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威严高大。大门坐北朝南，门口有军人站岗。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是参天的松柏和杨树，风吹过，满树的叶子就会发出哗哗的声音。

大院南面街的对面是省委家属院，共有三个院落，依次为东院、西院、北院，几乎全部是青色的砖瓦平房，建筑不算高大，房顶结构也大致相同。东院的房子前有一个大操场，视野宽阔，绿树成行；而北院的房子是一排排似军营的宿舍，那里住的大多是省府的普通工作人员。尽管大院全部为青砖的矮房，但是只有了解和居住在那里的人，才能知道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尊卑有序和层次感。

奚晓家住东院，莉莉住在西院。

莉莉带着奚晓来到省委大院，门口站岗的士兵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见了。她们一溜烟儿跑进大门，这时，奚晓看到里面的院墙老旧而且七零八落，原先在院子中央的一缸荷花已枯败，只剩几片残叶孤零零地支在那儿，好不凄凉。还是松柏坚强，它依然挺拔，一阵风袭来，枝条发出哗哗哗的声响，使她竟有着一丝丝的惬意。

“你看什么哪？快走！”莉莉急促地喊她。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这院子了……”奚晓喃喃着，“这里真乱。”

“打扫卫生的人都造反去了，一会儿，我爸爸和几个黑帮就该扫院子来了。”

“唔……”

她们穿过满是大字报和标语的办公楼、院墙，有意避开戴着红色袖章的人的视线，像两个小盗贼一般来到了大院最里面的一处空地的断墙后面躲着，向空地尽头的一排破旧、歪歪扭扭的房子看过去，在那房子前面有戴着红色袖章的人在站岗，莉莉指着那里，告诉奚晓：

“看，我爸爸就关在那里。”

“这是什么地方？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妈妈说那里原来是机关库房，放杂物的。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那些人是造反派，是看守，怕黑帮们逃跑。”

“你爸爸就住在破房子里面？那里能住人吗？”奚晓心里有无限酸楚。

“是啊！牛棚嘛，黑帮能住什么好地方？”莉莉撇着嘴说。

二人正说着，只听一声刺耳的哨音声飘过来，莉莉和奚晓看见十几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从破房子里跑步出来，并迅速一字排开，站好队。奚晓看到，又是那个给她家送报纸的叔叔，摆开架势开始大声命令着莉莉爸爸等人，她简直不能相信，过去那么谦和的叔叔到了现在，怎么竟然判若两人？

“晓晓，快看看，有你爸爸吗？”

“没……没有呀。”奚晓失望地说。

两个小姑娘垂头丧气地回到莉莉家，莉莉妈妈看着可怜的奚晓，

安慰着：“晓晓，别急，我再去找人打听……”

“阿姨，他们会出事吗？”

“你爸爸妈妈很坚强，他们不会有事的……”

“阿姨，我回家了，小海一个人在家。”

“好好，”莉莉妈妈边说边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纸包，从里面拿出 20 元钱递给奚晓，“晓晓，你和小海还没有吃饭吧？这一点钱，你千万拿好，饿了买点吃的。”接着又从放碗筷的橱子里取出两个火烧，用手绢包好，递给奚晓，“现在，阿姨也不方便去看你们，有什么事，就告诉莉莉，阿姨会想办法的。”

奚晓和奚海整整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奚晓手里攥着 20 元钱，朝着东院家中走去。这时，她很奇怪自己竟然不觉得饿。过去，妈妈还在的时候，奚晓姐弟俩每天晚上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奚晓最馋，她最盼的是妈妈炖的红烧肉，那肉特别地香。而现在，没有了爸爸妈妈的呵护，他们不知所措，特别是奚晓，自己不仅要学做饭，填饱肚子，还要照顾弟弟，为他撑起一片天。

奚海惊恐的状态一直没有减退，看到姐姐回来，就迫不及待地问：

“姐，找到爸爸妈妈了吗？”

“没有。”奚晓沮丧地回答，坐在床上看着抄家后乱七八糟的房间发呆。

“姐，怎么办？”

“小海，饿了吧？”说着，从衣袋里拿出莉莉妈妈给的两个火烧，递给弟弟，“吃吧。”

“姐，你也吃。”

奚晓看着弟弟狼吞虎咽地吃着，有一种对“钱”从未有过的感受，自己手上的 20 元钱竟是如此珍贵，那是他们不再挨饿的保证。

但是那些造反派还会来抄家吗，这钱会不会被抄走？奚晓顿时紧张起来，她一边将散落在地上的书籍摆放到书架上，一边将20元钱夹在厚厚的《资本论》里，她觉得比放在抽屉里更安全。

“姐，你干嘛呢？”奚海已经在吃第二个火烧了。

奚晓没有理他，她在问自己，钱夹在书里真的安全吗？不，不行！那些抄家的人会将每一本书都翻遍的。她将钱又取了出来，然后搓成卷儿，缠在毛线团里。可是还是不放心，不知如何是好地来回走动，望着家中的各个地方和角落，最后目光落在厨房墙脚的煤球池子。她迅速扯开毛线取出钱卷，再用线将钱捆住，用纸包好，走到煤球池子旁边蹲了下去，用力将装钱的纸包塞到煤球的最底层。“哼！我让你们找不到！”奚晓终于放心了，那些人一定不会对脏兮兮的煤球池子感兴趣！

有了钱，奚晓不用担心挨饿，心里踏实了一些。

那天夜晚，奚晓躺在床上，听着弟弟的熟睡声，她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那么无助，过去总有爸爸妈妈的百般呵护，而现在呢？月凉如水，天上一颗颗蓝幽幽的星星，神秘地向她眨着眼睛，离她是那样遥远和神秘莫测，就像她的爸爸妈妈那样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啊？”带着对父母无限的思念和担忧，奚晓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又是几天过去了，奚晓忽然被苑动力叫到省委大院，说：

“你不是想见你爸爸吗？我带你去见他。”

奚晓别提有多高兴了，“苑叔叔，真的？”“叔叔，什么时间去见爸爸呀？”她问个不停，在此落难的时刻，奚晓觉得苑动力就跟自己的亲叔叔一个样。

“你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奚晓飞奔回家，兴奋地对奚海说：

“我去看爸爸，你好好在家，不许乱跑。”

奚晓一边对弟弟说着，一边取了两件爸爸平时穿的衣服，又从厨房的柜子里拿了几块萨琪玛、绿豆糕和一包红枣，装在背包里，飞奔到省委大院。一辆黑色苏式伏尔加轿车停在那里，苑动力和另外3个人站在车旁，看到奚晓跑来，便让她上了车。

一路颠簸，奚晓觉得苑叔叔并不愿意和她讲话，乖巧的奚晓也就不问、不说。然而，她怎么也想不到，苑动力实际上是将她作为“人质”，以迫使奚明能够顺从地回永定市接受批斗的。

而此时的奚晓，心中却充满与爸爸相见的期待和欣喜，她甚至想对苑叔叔和司机真诚地说：“谢谢！谢谢你们！”

## 奚明的境遇

太阳落山的时候，汽车开进滨海市，在临着马路的一座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下车吧，到了。”苑秘书对奚晓说。

奚晓心里纳闷，这是什么地方？她抬头打量着这座欧式小楼，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快点，跟我走。”苑秘书催着奚晓，讲话的声音比刚才提高了一个八度。

奚晓赶紧跟在苑秘书身后，来到二层的一个房间前，苑秘书转回身，对奚晓说：“你自己进去吧。”然后转身自行离开了。

奚晓轻轻敲了两下房门，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她又敲了敲镶嵌在门上的暗花磨砂玻璃，这回清楚地听到了房间里传来的一阵咳嗽声。



“爸爸，是我，我是晓晓！”奚晓边说边推开了房门。

奚晓顺着咳嗽声望过去，这才看见爸爸坐在房间一角的木板床上，见到爸爸的一瞬间，她呆住了。

奚明展现给女儿的，不仅是身体的疲惫，而是由心而出的苍老。人们说，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容易被感情所伤，所以活得艰难，奚明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他一双深陷的眼睛依然深邃明亮，两颊黑瘦，身上披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褶皱连成一片。奚晓第一次发现父亲浓密的黑发里竟然多了些许白发，也稀疏了不少，头发乱蓬蓬的，拖把布似的像是好久没有梳理了，胡子很长。岁月像一把利刀无情地在奚明脸上刻下道道沧桑。

奚明见到女儿，既吃惊又高兴，他赶忙打开了昏暗的电灯，又快步上前拉住了奚晓的手，轻声呼唤：

“晓晓！是你啊！你来啦？冷不冷啊？”

“爸爸……”奚晓泪如雨下，多少日思夜想、惊吓委屈啊，她倒在爸爸温暖的怀抱里呜呜呜地哭着，傻乎乎地问，“您怎么不回家？我好想您呀爸爸……”

“我很好，你不要哭。”奚明又是一阵咳嗽，急忙掏出手绢，给奚晓擦着不断涌出来的眼泪，安慰着女儿。

奚晓又闻到了爸爸手绢上那只有爸爸才有的熟悉气味，一股暖流沁入心扉。其实，聪明的奚晓一见到爸爸，就准确地判断出，爸爸肯定是遭到大难了，但是奇怪的是从爸爸棱角分明的脸上，她没有看见害怕和退缩。

“晓晓，弟弟还好吗？”奚明关切地问。

“好，可是妈妈也不回家了。”奚晓后来才明白，当时爸爸为保护同样被关押的妈妈，闭口不问妈妈的事情。

奚晓环顾着关押爸爸的房间，它很大、很阴冷，里面光线昏暗，